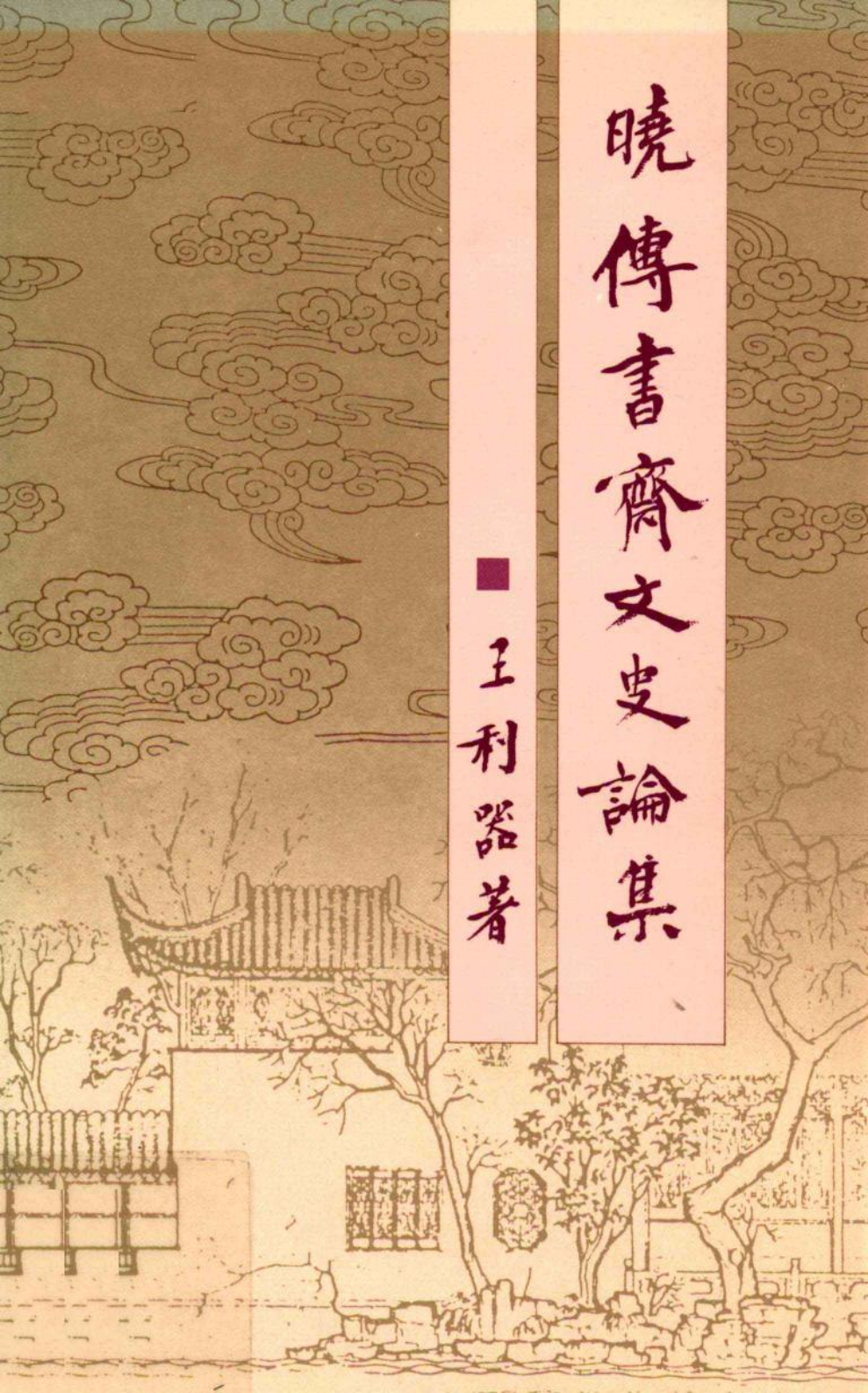


曉
傳書齋文史論集

■ 王利器著



曉傳書齋文史論集

■ 王利器 著



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 1989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962-201-377-5

封面題字：饒宗頤教授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新界 沙田

承印：高雅印刷有限公司
沙田火炭山尾街宇宙工業中心

目 錄

古書引經傳、經說稱爲本經考	1
《經典釋文》考	9
識緯五論	75
《太史公書》體裁探原	91
《太史公書》與《史記》	95
《漢書》材料來源考	113
試論軋侯利蒼的籍貫	147
漢代的黃老思想	159
《後漢書》有序例無敘傳說	167
試論諸葛亮的政治思想	173
魏建安說	187
《呂氏春秋》釋名	191
《莊子》郭象序的真偽問題	199
再論《莊子》郭象序的真偽問題 ——兼答余敦康先生「商榷」	209
「家」、「人」對文解	217
文筆新解	243
敦煌文學中的《韓朋賦》	253
曾慥《百家詩選》鈎沈	261
羅貫中與《三國志通俗演義》	285
《水滸》釋名原本	311

古書引經傳、經說稱爲本經考

《孔叢子·執節》篇曰：「經者，取其常也，可常則爲經矣。」是經者常道，施之日用而可常行者也，其爲道也至廣，其爲用也多方。故《漢書·藝文志》載黃帝有《四經》，《墨子》有《墨經》，術數家有《星經》、《四時五行經》，方技家有《難經》、《內外經》，即詩賦家亦有《離騷經》。《釋名·釋典藝》曰：「經，徑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王逸《離騷經章句》亦曰：「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諷諫君也。」其後則《茶經》、《酒經》、《相牛經》、《相馬經》之屬，層出不窮，幾於無書而非經矣。自西漢推崇儒術，定於一尊，始以爲「聖哲彝訓曰經」，¹並於書式，爲之等級，以別尊卑，《孝經援神契》謂：《六經》策長二尺四寸，《孝經》策一尺二寸，《論語》策八寸，²其諸子百家之書，則王充謂之「尺書」、³「短書」，⁴或「尺籍短書」，⁵尺書、尺籍，即八寸策，周以八寸爲尺也。《禮》與《律》爲封建統治之二柄，⁶故寫《律》之策，其長短與《禮》等。《後漢書·曹褒

1 《文心雕龍·正緯》篇。

2 據日本安居香山、中村璋八教授輯本。

3 《論衡·書解》篇：「諸子尺書。」

4 《論衡·骨相》篇：「短書俗記。」

5 《論衡·謝短》篇：「名爲尺籍短書，比於小道也。」

6 《韓非子·二柄》篇：「明主之所專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

傳》言：「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謂以二尺四寸簡寫《禮》也。《鹽鐵論·詔聖》篇言：「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謂以二尺四寸簡寫《律》也。而《史記·酷吏·杜周傳》言「三尺法」，《集解》：「《漢書音義》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漢書·朱博傳》、《隋書·刑法志》引晉明帝《存經典詔》俱言「三尺律令」，蓋亦從周制，以八寸爲尺也。故書簡之制，太上二尺四寸，其次二分一爲一尺二寸，又其次三分一爲八寸，其尊卑區以別矣。故經自經，傳自傳，固不容其僭越也。然徵諸漢人述作，初未嘗斟酌畫一也。一則稱引經傳可逕稱爲本經也。《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師古曰：「《下繫》之辭。」《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司馬遷傳》載司馬談《六家要旨》，俱作「《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尋《史記·孔子世家》張守節《正義》曰：「夫子作《十翼》，謂《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序卦》、《說卦》、《雜卦》也。」是《十翼》本爲傳而非經，而《漢志》則總稱之爲《易經》十二篇，且引《下繫》之文逕稱之曰《易》矣。《經典釋文·敘錄》曰：「荀勗《中經簿》：『子夏《易傳》三卷，或云丁寬所作。』」而《唐會要》卷七十七引《七錄》則云：「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是亦逕稱《易傳》爲本經矣。《七錄》當與《中經簿》同出於一源，即二者皆據《七略別錄》爲言，故其稱斟酌畫一耳。《廣弘明集》卷三載阮孝緒《七錄序》所載《古今書最》言：「《七略》：『《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萬三千三百一十九卷，五百七十二家亡，三十一家存。』」《漢書·藝文志》：「《書》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三百六十九卷，五百五十二家亡，四十四家存。」袁山松《後漢書·藝文志》：

『《書》八十七家亡。』⁷其載晉《中經簿》以下始不言家。蓋六藝、百家之爲書，大都別家而不別人，以其師師相傳，時有增益，述作不盡一人，而實出自一家耳。何晏《論語集解序》引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⁸《漢書·藝文志·六藝略》亦謂：「《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論語》《釋文》引鄭玄曰：「《論語》，仲弓、子夏等所撰定。」《論語崇爵議》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⁹《史記·孟子列傳》：「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此外如《管子》、《晏子》、《呂氏春秋》之等，亦非一人之言也。《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爲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注：「言雖承一師之業，其後觸類而長，更爲章句，則別爲一家之學。」尋《漢志·諸子略》云：「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九家亦稱九流，《漢書·敘傳》：「劉向司籍，九流以別。」師古曰：「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凡九家。」《後漢書·張衡傳》：「向、歆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曰家曰流，明非斥言一人也。然則六藝、九流之書，實一家之言，而非一人之言也。故傳六藝之說者，皆逕稱本經，而不加以別白。荀悅《中鑒·時事》篇所謂：「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

7 此處當有脫文。

8 此當出《別錄》。

9 同註2。

同，而自謂古今」¹⁰也。故如《禮記》大題《正義》引鄭玄《六藝論》：「《易》曰：『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自生，自人皇初起。』」所引《易》不見於今本，蓋《易》傳也。尋《後漢書·鄭玄傳》言「通京氏《易》」，《隋書·經籍志》又言鄭玄為費氏《易》作注，¹¹此所引《易》，不知其為京氏《易》抑費氏《易》也。《白虎通德論·攷黜》篇：「《尚書》曰：『三年一攷，少黜以地。』」所引《尚書》，不見於今本，陳立《白虎通疏證》卷七曰：「此蓋用古文《尚書》說也。」案《潛夫論·三式》篇：「大夫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故有考績黜陟，九錫三削之義。」則少黜即三削之一也。又《商賈》篇：「《尚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何？言遠有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所引亦不見於今本《尚書》，陳立《疏證》卷七以為「蓋今文說也。」《戰國策·楚策》：「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案《左傳》襄公十一年：「《書》曰：『居安思危。』」杜預注曰：「逸《書》。」案《周書·程典》篇有「於安思危」語。尋《漢志·六藝略·春秋》有虞氏《微傳》二篇，本注：「趙相虞卿。」《春秋左傳序》《正義》引劉向《別錄》：「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則虞卿傳《春秋》者也，所引當即其《微傳》說也。此皆稱引經傳逕稱為本經者也。

一則稱引緯說可逕稱為本經也。《後漢書·魯恭傳》載恭議奏引《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注：「《易·中孚·象》辭也。《稽覽圖》：『《中孚》，十二月卦也。』」案今本《易經·中孚》無「十二月」之文，則所引為《易緯稽覽圖》文也。《易緯通卦驗》：「故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易

¹⁰ 黃省曾注：「此處有誤。」

¹¹ 《隋書·經籍志》：「陳元、鄭衆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為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注》。」

緯坤靈圖》：「正其本，萬物理，差之豪釐，謬以千里，故君子必謹其始。」¹²《文選·竟陵王行狀》注引《易緯乾鑿度》：「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之千里。」《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傳論》注引《易緯》：「差以毫釐，失之千里。」則此爲《易緯》之文也。而《大戴禮記·禮察》篇：「《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釐，謬之千里。』」¹³《賈子新書·胎教》篇：「《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之千里，故君子慎始。』」¹⁴《史記·太史公自序》：「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¹⁵《漢書·杜欽傳》：「《易》曰：『正其本，萬物理。』」¹⁶師古曰：「今《易》無此文。」又《東方朔傳》：「《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師古曰：「今《易》無此文。」《說苑·建本》篇：「《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君子貴建本而立始。」《風俗通義·正失》篇：「《易》稱：『失之毫釐，差以千里。』」上來列舉諸文皆直稱「《易》曰」。考緯候起於哀、平，賈誼、東方朔、司馬遷時，緯候未出，何緣得見之。《兩戴記》所記爲古記之文，《禮記·經解》孔穎達《疏》以爲《易·繫辭》文，今《易繫》實無此文。《太史公自序集解》云：「今《易》無此語，緯有之。」《漢書·司馬遷傳》注，師古曰：「今之《易經》及《象》、《繫辭》無此語，所稱《易緯》者則有之焉，斯蓋《易》家之別說者也。」蓋古人引經說皆直稱本經，此所引乃古《易》傳之文，章太炎《菴漢昌言》四疑此爲商瞿《易傳》文，蓋是也。《列女傳·貞順·召南申女傳》：「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之千里。』」所引之傳，即《易傳》也。《白虎通德論·王者不臣》篇：「《禮》曰：『父事三老，兄事

12 《易緯通卦驗》、《易緯坤靈圖》二文，俱據日本安居香山、中村璋八二教授輯本。

13 《禮記·經解》篇同。

14 《大戴禮記·保傳》篇同。

15 《漢書·司馬遷傳》同。

16 《後漢書·范升傳》亦引《易》此文。

五更。」案《續漢書·禮儀志》注引《孝經援神契》：「天子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則《白虎通》所引《禮》曰云云，亦緯說也。

抑嘗進而論之，如《史記·封禪書》引《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又《河渠書》引《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屨，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說文·木部》櫟下亦引《虞書》曰：「予乘四載：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櫟，澤行乘輶。」又《走部》逮下引《虞書》曰：「怨匹曰逮。」又《日部》旻下引《虞書》曰：「仁閔覆下¹⁷則稱旻天。」又《目部》相下引《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凡此皆於《易》、《詩》、《書》無文，亦當作如是觀耳。後人不知古人引經說（包括經傳與緯說）有直稱本經之例，而輒疑其應如何如何，可謂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也。於此有一適例，《宋書·禮志》：「明帝即位，有改正朔之義，侍中高堂隆議曰：『《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太平御覽》卷八十一引《尚書中候·考河命》：「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引《尚書中候》：「建皇授政改朔。」則高堂隆正以《尚書緯》爲《書經》也。夫漢、魏人何以謂緯說爲經也？此自有故。《禮記·檀弓》下《正義》：「《易說》者，鄭引云《易緯》也。凡鄭云說者，皆緯候也。時禁緯候，故轉緯爲說也。故《鄭志》：『張逸問：《禮注》曰《書說》，《書說》何書也？答曰：《尚書緯》也。當爲注時，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云。』」《周禮·春官·大司樂》《正義》：「云《考經說》者，說即緯也，時禁緯，故云說。」如此類比，展轉因依，後人遂習焉而不察耳。《莊子·天道》篇：「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

17 據段玉裁注本。

微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釋文》：「《十二經》，說者云：《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合爲《十二經》也。」《南史·隱逸·周續之傳》：「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緯》。」《蓮社高賢傳》：「周續之，年十二詣范甯受業，通《五經》、《五緯》，時號《十經》童子。」則視緯且與經等，故引緯亦直稱爲本經也。

夫緯以配經，¹⁸實六藝之支與流裔，故漢儒注經，頗采獲及之。而鄭玄、宋均且爲之注焉。特以圖讖紛繁，妖妄相雜，歐陽修《請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曰：「至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爲《正義》，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爲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少，其爲益則多。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新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駁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使望聖慈下臣之言，付諸詳議，今取進止。」¹⁹呂希哲《呂氏雜記》卷下曰：「時執政者不甚主張之，事竟不行。」殆以不能因噎而廢食耳。善乎！荀悅《申鑒·俗嫌》篇之言曰：「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臣叔父故司空爽辨之，²⁰蓋發其僞也。有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或曰：雜。曰：以己雜仲尼乎？以仲尼雜己乎？若彼者，以仲尼雜己而已。然則可謂八十

18 《文心雕龍·正緯》篇：「前代配經，故詳論焉。」

19 《歐陽文忠公集》卷一百十二《奏議》卷第十六。

20 《後漢書·荀爽傳》：「又作《公羊問》及《辯讖》。」

一首，²¹ 非仲尼之作矣。或曰：燔諸。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曷其燔！」吾撰《古書引經傳經說稱爲本經考》既訖，時因此而論及之，亦取其「有取焉」爾。

一九八四年

21 《後漢書·張衡傳》：「至于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焚？」注：「《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一篇也。」《隋書·經籍志》：「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並前合八十一篇。」

《經典釋文》考

一 《唐書·陸德明傳》¹ 注

陸德明，蘇州吳人也。

《新唐書·本傳》：²「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

按范成大《吳郡志》³ 卷二十一，《黃氏日鈔·古今紀要》卷九，王鏊《姑蘇志》⁴ 卷五十四，俱用《新唐書》。

初受學於周弘正，善言玄理。

《新唐書》：「善名理言，受學於周弘正。」

劉肅《大唐新語》卷三：「陸德明受學於周弘正，善言玄理。」

按周弘正《陳書》有傳，略謂「弘正博物，知玄象，善占候，特善玄言，兼明釋典；雖碩學名僧，莫不請質疑滯。……著：《周易講疏》十六卷，《論語疏》十一卷，《莊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經疏》兩卷。」尋《陳書·張譏傳》：「篤好玄言，受學於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爲先輩推服。……譏性恬靜，不求榮利，常慕閑逸，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吳郡陸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

1 據涵芬樓景印宋本。

2 同上。

3 據烏程張氏景刊宋本。

4 據北京大學藏明正德間刻本。

才，法雲寺沙門慧休，⁵至真觀道士姚綏，皆傳其業。譏所撰：《周易義》三十卷，《尚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內篇義》十二卷，《外篇義》廿卷，《雜篇義》十卷，《玄部通義》十二卷，又撰《遊玄桂林》⁶二十四卷。」是德明既師弘正，復事張譏，《釋文》中往往稱引師說，如《易》，王弼《注》，《釋文》云：「今本或無注字，師說無者非。」《需》，「有孚光亨貞吉」，《釋文》於光字下曰：「師讀絕句」。諸如此類，所稱師說，為周為張，今莫能質定矣。

陳，太建中，太子徵四方名儒，講於承光殿，德明年始弱冠，往參焉。國子祭酒徐孝克開講，恃貴縱辨，衆莫敢當。德明使⁷與抗對，合朝賞欣。

《新唐書》：「陳，太建中，後主為太子，集名儒人講承光殿，德明始冠，與下坐。國子祭酒徐孝克敷經，倚貴縱辨，衆多下之。獨德明申答，屢奪其說，舉坐咨賞。」劉文淇《舊唐書校勘記》曰：「《冊府》五百九十七『光』作『先』。」

按孝克徐陵弟，《陳書》卷二十六，及《南史》卷六十二，俱有傳。

解褐始興王國左常侍，遷國子助教，陳亡，歸鄉里。

《新唐書》：「解褐始興國左常侍，陳亡，歸鄉閭。」

《姑蘇志》「解褐」作「釋褐」。

按陳有三始興王，文帝諸子有始興王伯茂，光大二年(568)卒。宣帝諸子有始興王叔陵及叔重，叔陵太建

5 《南史》誤作「慧拔」，《冊府元龜》五百九十八作「慧休」，不誤。

6 《廣弘明集》有支道林《即色遊玄論》，張書義蓋本此。

7 殿本「使」作「獨」，是。

初封，宣帝崩，叔陵爲逆，誅；其年立叔重爲始興王。則此始興王，蓋叔陵也。叔陵《陳書》卷三十六，及《南史》卷六十五，俱有傳。

隋煬帝嗣位，以爲祕書學士。大業中，廣召經明之士，四方至者甚衆，遼德明與魯孔褒，俱會門下省，共相交難，無出其右者，授國子助教。

《新唐書》：「隋煬帝擢祕書學士。大業間，廣召經明之士，四方踵至；於是德明與魯達孔褒，共會門下省，相酬難，莫能詘，遷國子助教。越王侗署爲司業，入殿中授經。」

劉文淇曰：「《冊府》『魯』下有『達』字，是，各本脫。」

按《隋書·許善心傳》：「大業元年(605)，奏薦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並加品秩，授爲學官。」《唐書·儒林·徐文遠傳》：「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舉文遠與包愷、褚徽、陸德明、魯達爲學官，遂擢授文遠國子博士，愷等並爲太學博士。時人稱文遠之《左氏》，褚徽之《禮》，魯達之《詩》，陸德明之《易》，皆爲一時之最。」魯世達《隋書》卷七十五，及《北史》卷八十二，俱有傳，《新書》作「魯達」，避太宗諱缺「世」字，《舊書》涉此，並「達」字而奪之，非是。

王世充僭號，封其子爲漢王，署德明爲師，就其家將行束脩之禮，德明恥之，因服巴豆散，卧東壁下，王世充子入跪牀前，對之遺痢，竟不與語，遂移病於成臬，杜絕人事。

《新唐書》：「王世充僭號，封子玄恕爲漢王，以德明爲師，即其廬行束脩禮，德明恥之，服巴豆劑，僵偃東壁下，玄恕入拜牀垂，德明對之遺利，不復開口，遂移病成臬。」

《大唐新語》：「王世充僭號，署爲散騎侍郎，王令子師之，將行束脩之禮，德明服巴豆散，卧東壁下，充之子

入跪床下，德明詳紿之痢，竟不與語，遂移病成臬。」
《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七，列此事在武德二年(619)四月戊申。胡三省《注》曰：「德明過孔穎達遠矣。」
《黃氏日抄》曰：「德明經行兼修，不降其志。」
全祖望《唐孔陸兩經師優劣論》：「杭君堇浦問於予曰：『有唐一代，絕少經師，求其博通諸經，不爲專門之學者，祇惟孔陸二家；然《正義》、《釋文》，並傳於今，而華川王氏議學宮之祀祇及孔，豈以《釋文》不過小學，而《正義》能見其大歟？』予曰：『仲達亦安敢望德明。仲達之在東都，爲隋皇泰主太常博士，時有道士桓法嗣獻《孔子閉房記》，以爲王世充受命之符；世充即命仲達與其長史韋節楊續撰禪代議，仲達此事，可以比美新之大夫矣。其時，德明亦爲國子助教，世充遣其子玄恕師之，德明不應，服巴豆，卧稱病，玄恕就其家行束脩禮，跪拜床下，德明對之遺利，竟不與語，斯其人視仲達爲如何，果誰得爲聖人之徒歟！仲達仕唐，頗著風節，有諫太子承乾之功；則以在太宗之世，故欲錚錚自見也，是所謂治世亂世，與時屈伸者也。且世充暴人也，徐文遠爲其師，猶拜伏見之；德明以一國子先生拒之，可謂大勇矣。至《正義》之書，依違舊注，不能有所發明，漢晉經師異同之說，芟棄十九，令後世無所參考；愚嘗謂《正義》出而經學之隘自此始。且當時討論之人甚多，仲達不過爲書局之長官，故以其名屬之，其後爲馬嘉運輩所駁正者，又不知幾何，非出其一人之手。德明《釋文》，力存古儒箋故，未可忽也。予故謂如德明

者，可以從祀。」⁹董浦曰：「然，請書之。」作《孔陸優劣論》。」

臧琳《經義雜記》卷三，《唐儒陸孔傳》：「案陸氏之於玄怨也，服巴豆，僵偃壁下，遺利，不復開口。孔氏之事太宗也，數以忠言進，事皇太子，箴諫其失，雖死不恨。較之漢儒北海鄭公，范陽盧公，何媿焉。出處大節，凜然不苟，學者尤宜師法；不特《釋文》《正義》二書，為千古模範也。後世有徇利貪榮，苟免無恥者，亦自命為經生，斯陸孔之罪人也。」

孫志祖《讀書舛錄》卷三，《陸德明孔穎達》：「唐初經學，首推陸德明孔穎達，然二人皆嘗仕王世充，陸為國子助教，孔為太常博士也。世充令其子師事陸德明，就其家行束脩之禮，德明稱病不語，猶有媿心；若穎達之造禪代僭，較之《劇秦美新》，抑又甚矣。以則《儒林傳》中，能無貽後人口實乎？」

王世充平。

《金石萃編》卷四十一，《勅建廣武山觀音寺碣》，¹⁰國學助教陸德明撰：「王世充竄建德為讎大邦，我秦王赫然斯怒，罪人乃得。班師凱還，駐蹕廣武，值夜雨作，而東南雲際，光焰射天，燭見觀音菩薩，金身畢露，王頓首拜瞻，喜謂羣臣曰：『乃者，武事告成，天授神祐，厥功溥哉。』遂勅建茲寺，因名焉。工訖，乃拊碣以紀其歲月云爾，時武德五年(622)也。」

王昶曰：「銜曰國學助教，以司業朝廷所授，而學士之

9 《歸琦亭集外編》卷三十九，有《唐經師從祀議》，略謂：「今世從祀孔穎達，其實穎達生平大節，有玷聖門；故愚嘗欲黜之而進德明，以其大節也。」

10 文又見《全唐文》卷一百四十六，無題銜也。